

王英志

主編

清代閨秀
詩話叢刊

叁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王英志

主編

清代閨秀
詩話叢刊

叁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閩秀詩話叢刊/王英志 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729-641-6

I. 清… II. 王… III. 古典詩歌—文學評論—中國—清代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33855 號

- 書名 清代閩秀詩話叢刊
主編 王英志
責任編輯 郭馨馨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照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新華印刷廠
南京市張王廟 88 號 郵編:210037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81.25
字數 1747 千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729-641-6
定價 280.00 元(全三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85521756)

總序

中國女性文學創作，自先秦《詩經》中的女性作者開始，歷經漢唐山夫人、卓文君、班婕妤、徐淑、蔡琰等，晉左棻、謝道韞、鮑令暉等，唐武則天、上官婉兒、李冶、薛濤、魚玄機等，再到宋李清照、朱淑真等，女性作家代不乏人，但在中國作家中所占的比例極低。到了明朝後期，隨着對程朱理學的批評，出現了追求自由解放的人文思潮，女性的主體意識也漸覺醒，加上公安、竟陵派倡言詩獨寫性靈，女性詩詞創作得以發展，女性詩人猛增。江盈科撰《閨秀詩評》、鍾惺編《名媛詩歸》、毛奇齡選浙江閨秀詩，都是晚明閨秀詩歌創作趨向繁榮的反映。至清代特別是乾隆盛世之後，由於經濟與文化的發達，以及文學觀念對女性創作的重視，如王曾《女中七才子蘭咳集序》所稱「男子日也，女子月也，女子之文章，則月之皎極生華矣」，更有袁枚、任兆麟、陳文述等文士的鼓勵，女性文學社團不斷出現，才女甘拜詩壇名家為女弟子亦蔚然成風，女性文學主要是詩詞之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這無疑是社會進步文明的表現。

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成就，當然主要反映在閨秀詩歌別集與總集、選集中。據胡文楷《歷代婦

女著作考(增訂本)》(以下正文簡稱《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著錄,明清兩代就有女詩人三千七百五十餘人,占中國古代女性作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清代女詩人約三千五百餘家,「超軼前代,數逾三千」(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據《婦考》所收,江蘇省清代女詩人有一千四百二十五人,著作有一千七百零七種。但胡氏所收并不完全,史梅又輯到《婦考》未收者一百一十八人,著作一百四十四種。這樣,清代女詩人江蘇一省就有一千五百四十三人,著作一千八百五十一種。(史梅《清代江蘇婦女文獻的價值和意義》,《文學評論叢刊》第四卷第一期,二〇〇一年三月)而據施淑儀《清代閩閣詩人徵略》,浙江的女詩人也大有增補的餘地。粗略估算在清代僅江浙就有女詩人約三千人,著作約四千種。清代女詩人數目遠超出此前歷代女詩人之總和。別集姑且不論,據《婦考》所載總集,如汪啓淑選《擷芳集》八十卷,閩秀「作者兩千有奇」(沈初序);黃秩模編輯《國朝閩秀詩柳絮集》五十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原所集則幾兩千家,重加刪訂,仍有一千九百四十八位閩秀之作;即使如許夔臣纂輯《國朝閩秀香咳集》十卷,也選錄閩秀四百一十六人詩。這正如易順鼎《清代閩閣詩人徵略》序所說:「所傳名媛,不少詩家。至於有清,遂臻極軌。瓊閩之彦,綉閣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清瑋樓主《清代閩閣詩鈔》序亦云:「至有清一代,閩閣之中,名媛傑出,如蕉園七子、吳中十子、隨園女弟子,至今猶膾炙人口。」

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成就,另外還反映在清代閩秀詩話中。此所謂「清代閩秀詩話」,是指記載、反映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著作,而不是指女性撰寫的詩話。此類閩秀詩話目錄,據蔣寅《清詩話

考》(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版)考證,現知有三十種左右。

其作者既有女性,也有男性,而女性并不少於男性。女性閨秀詩話以沈善寶《名媛詩話》十五卷為代表,還有侯官陳芸著、陳荏注《小黛軒論詩詩》二卷、施淑儀《國朝閨閣詩人徵略》十卷、補遺一卷,皆見存。另知曾有蘇慕亞《婦人詩話》卷數不詳、雪平女士《紅梅花館詩話》卷數不詳、楊芸《金箱舊說》(又名《古今閨秀詩話》)八卷、王瓊《愛蘭軒名媛詩話》八卷、張倩《名媛詩話》一卷、蘇蘭晚《名媛詩話》卷數不詳、蔣徽《閨秀詩話》卷數不詳、石林鳳《閨閣詩話》二卷。從著錄來看,女性閨秀詩話占今所知清代閨秀詩話之一半,是十分可喜現象。可惜上述蘇慕亞《婦人詩話》以下之作一般祇見著錄,未見原書。男性閨秀詩話,應以袁枚《隨園詩話》等著作中的閨秀詩話為代表,此外陳維崧《婦人集》二卷,法式善《梧門詩話》卷十五、十六兩卷閨秀詩話,梁章鉅《閩川閨秀詩話》四卷,丁芸《閩川閨秀詩話續編》四卷,淮山棣華園主人《閨秀詩評》刊印本一卷(另有手抄本四卷),王蘊章《燃脂餘韻》六卷,金燕《香奩詩話》三卷,雷瑠、雷城《閨秀詩話》十六卷、《閨秀詞話》四卷,雷瑠《青樓詩話》二卷,若溪生《閨秀詩話》四卷,孫兆淮《閨秀錄》一卷等,今尚見存;此外還有李家恒《閨秀詩話》卷數不詳、王豫《名媛詩話》卷數不詳、丁彬《閨秀吐花絨詩話》卷數不詳,未知存否。但男性閨秀詩話顯然比女性閨秀詩話留存得多,這自然與時代男尊女卑觀念及印刷條件限制等因素有關。閨秀詩話作者雖然有清初陳維崧、清中葉袁枚,但多數為晚清人,像王蘊章、雷瑠、雷城等則生活至民國。現存的閨秀詩話的著作方式少數是自撰,如陳維崧、袁枚、梁章鉅、沈善寶、陳芸之閨秀詩話皆具有原

創性，自然更加值得珍視；大多數則是輯錄，雖然沒有原創性，但也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缺點是相互時有重復現象。閩秀詩話的內容以介紹清代閩秀詩人履歷生平、創作活動或軼聞佚事，選錄其詩詞作品、摘錄詩詞佳句為主，具有選本的性質。間或亦略作評點，但一般都缺乏理論闡釋。

女性閩秀詩話最值得褒揚的是沈善寶《名媛詩話》。此詩話收從清初至道光時期女詩人千餘名。沈善寶《名媛詩話·自序》曰：「竊思閩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閩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閩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生於名門巨族，遇父兄詩友知詩者，傳揚尚易；倘生於蓬蓽，嫁於村俗，則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余有深感焉，故不辭摭拾搜輯而為是編。」

這表明作者撰寫此閩秀詩話有明顯的為當代女性創作張目鼓吹，希望閩秀詩詞能不斷流傳的目的。其他閩秀詩話自然亦皆有此目的。此書對傳播和弘揚女性文學具有重要的價值。全書足本有十五卷之多，篇幅巨大。雖然也博采衆多書籍，但頗多第一手材料，它記錄了作者與她同時代女性詩人的交往，為中國女性文學史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女性生活和文學活動片斷，具有自撰的原創性質，與雷瑠、雷城《閩秀詩話》的單純輯錄不可同日而語。其內容雖然也是以選錄詩詞佳作為主，但常有評點，畫龍點睛，間或也表達自己的詩學觀念，具有女性獨特的視角與體驗。施淑儀《國朝閩閣詩人徵略》，輯錄了清朝自順治至光緒一千二百六十餘名女詩人的姓名、里居、著述、事迹等有關創作資料，從書名「國朝」看就有為一朝閩閣詩人立傳之意，其志向可謂不小，而其內容也

確實豐富，有清二百六十餘年的閨秀詩人網羅甚廣，一代女性詩人的創作風貌亦幾乎是和盤托出。另外陳芸著、陳荏注的《小黛軒論詩話》，詩注結合，「大半意在傳人傳集」（陳壽彭序），頗具特色，獨樹一幟。

男性閨秀詩話首先要提及陳維崧《婦人集》。《婦人集》是至今所知清代最早記載清代閨秀詩詞創作而具有詩話性質的著作。雖然篇幅不大，僅兩卷，詩話九十餘條；但為清代的閨秀詩話確定了基本模式，即內容大體是女性詩詞選兼詩人小傳，間有簡短評語，並採錄部分與詩詞無關的女性軼聞佚事。清代閨秀詩話一般都未突破此書窠臼，可見其於清代閨秀詩話史上的開山地位。另外最應重視的則是袁枚的閨秀詩話。袁枚於乾隆詩壇以反復古、反教化與主性靈著稱。其所大力倡導的性靈說，推動了女子為詩，因為性靈說宣傳自由在地抒發感情，反對堆砌典故，特別適合女子的才情與審美情趣，也促成了隨園女弟子等女性創作群體的出現。袁枚為了鼓勵女子為詩，強烈批判「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言」，並於《隨園詩話》中大量採錄閨秀之作，予以贊揚。另外還在為閨秀詩集所作序言中竭力鼓勵女子為詩。袁枚於推動清代婦女詩歌的發展居功至偉。雖然袁枚并未專門撰寫閨秀詩話專書（《販書偶記》所載《隨園閨秀詩話》一卷，估計是《隨園詩話》中閨秀詩話的摘編），但袁枚《隨園詩話》與文集、詩集却有大量涉及閨秀詩歌創作的文字，研究清代閨秀詩歌創作是絕對不能略過袁枚的這些文字的。因此有必要仿照江蘇古籍出版社曾出版的《宋詩話全編》等的方法，把袁枚有關清代女子為詩的文字都搜羅於一集，編纂一本《袁枚閨秀詩話》。另外清末民初雷

瑨、雷瑒兄弟編有《閩秀詩話》、《閩秀詞話》，雷瑨還有《青樓詩話》，雖皆為輯錄之作，但成果之多，無人可及，其立志宣傳女性文學創作的用心與全力搜集女性創作資料的精神令人欽佩，而三書的重要參考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

清代閩秀詩話保存了大量反映清代女性文學創作的歷史資料，是研究中國婦女文學史與中國古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文獻，是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其文獻與文學價值自不可低估。當然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大多數閩秀詩話「詩」多「話」少，特別是關於詩學的話更少，若欲從中獲得理論啓示是很難的。這是因為女性作者本為詩人，長於形象思維，而不擅長理性思維，多滿足於感性描述或評點。男性作者也多視詩話為談資，不甚用心，何況很多詩話是輯錄，本無須發表議論。因此清代閩秀詩話於古典詩學理論的發展並無何建樹。又如內容龐雜，雖名為「詩話」，但與詩詞無關的記載較多，這也是中國古代許多詩話的通病，不足為奇。還有許多閩秀詩話雖然對女性的才學非常贊賞，對才女的早寡生活予以同情，對才女的少年早逝表示痛惜；但又恪守腐朽的忠孝節義觀念，如盲目褒獎才女為亡夫守節、為父母公婆毀傷身體盡孝之類的不人道的愚昧行為，等等。諸如此類，不能苛求，但應該指出。

現雖然知清代閩秀詩話目錄有三十種左右，但有一半或祇見於有關著作著錄，或祇是稿本而不詳藏身何處，如今知尚存者不過十幾種而已。就是這十幾種也分藏全國各地，不易見到。為及時搶救這筆文化遺產，本叢刊竭盡全力搜羅，並得各方朋友相助，覓得十三種，另新編一種，這些當然不

能展示清代閩秀詩話的全貌。不過由於清代閩秀詩話輯錄者較多，從而相互轉抄、重復的現象比較嚴重，今之未見者若非原創，也難說能增添多少價值，至少女性所著閩秀詩話很難有超過沈善寶《名媛詩話》者，男性所著閩秀詩話更難有超過袁枚閩秀詩話者；所以清代閩秀詩話的精華或大致風貌，今見存者還是基本保留住的，這是值得欣慰的事。當下海內外漢學界於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創作逐漸重視，已經出現一種研究勢頭，形勢喜人。今將若干本清代閩秀詩話匯集一叢，當可為研究者提供閱讀之便，於推動古代婦女文學創作研究或有所補益焉。

本叢刊整理工作的完成，除了得到多位校點者的積極參與外，內子周媽女士亦做了大量抄錄、復印、校對等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謝忱。

王英志

二〇〇八年歲杪

凡 例

一、叢刊分正編與附錄兩部份。正編收清代閩秀詩話(含詞話)，或主要内容是反映清代閩秀詩詞創作的著作。每部詩話有前言，介紹作者生平，詩話內容、價值及版本情況。附錄酌情收錄雖非清代閩秀詩話專書，但內容多為與清代閩秀詩詞創作有關的文字，以資參考。

二、叢刊之詩話(含詞話)基本按作者(編者)生年先後排列(為便于出書分冊，《小黛軒論詩詩》、《閩秀詩話》(茗溪生)調至《清代閩閩詩人徵略》之前)，作者(編者)生年不詳者則排最後。

三、叢刊採用繁體字，新式標點，但祇用逗號、句號、問號、感嘆號、引號、分號、書名號等。不用破折號與省略號。

四、各書目錄體例或有不一，皆按原貌，不作統一。

五、原稿字迹模糊不清者，以「□」代之。

六、必要時出校記。由於大多詩話版本單一，難以互校，因此主要是詩話自校。內容有：原文有誤刊的錯字或衍脫文字，原文引用其他重要詩文有錯誤，凡有校改皆出校記。校記順序號標在正

文中有錯句子的句末，校記排在當條詩話之後。

七、全書一般採用通用字，異體字直接校改（但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

三、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如清人詩話中，如「於」、「于」、「淡」、「澹」、「欄杆」、「闌干」等大量常見的并用者，則不作統一，通假字酌情改爲正字，皆不出校記。

目 録

婦人集 (一)

袁枚閨秀詩話 (四七)

閩川閨秀詩話 (一八三)

閩川閨秀詩話續編 (二五七)

名媛詩話 (三三七)

燃脂餘韻 (六一五)

閩秀詩話 (八六五)

青樓詩話 (一三六二)

閩秀詞話 (一四〇七)

小黛軒論詩話 (一五一三)

閩秀詩話 (一六三五)

清代閩閣詩人徵略 (一六八九)

香奩詩話 (二二一七)

閩秀詩評 (二二六七)

附 錄

閩秀詩評 (二三二一)

《列朝詩集·閩集》閩秀詩人小傳 (二三三八)

梧門詩話卷十五、十六 (二三八二)

《國朝閩閣詩鈔》序、小傳、詩集目錄 (二四二六)

《安徽名媛詩詞徵略》序、題詩、題詞、小傳 (二四四八)

《歷代婦女著作考》序、跋選 (二五一九)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施淑儀 輯

趙娜 孫立新校點

王英志校訂

前言

本書輯者爲施淑儀。施淑儀（一八七七—？），字學詩，江蘇崇明（今屬上海）人。清朝知府稚桐先生之長女，蔡南平之妻。清末任崇明尚志女校教員、校長，後改任學監。生平事迹主要見於書後所附陳忞撰的傳記、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門人孫景謝等撰征壽詩啓。施淑儀幼年畢讀「四子書」、《詩經》、《烈女傳》，稍長旁涉群書，自習吟咏。其父曾舉「橄欖爽口脆」命作對，淑儀即以「梅子澱牙酸」應之。少有詩名。其生平經歷坎坷。與蔡南平先生結爲佳偶，伉儷情深，然而南平先生早逝，當時施淑儀尚未到三十歲。此前生二男，俱早夭。自此，「一以胸臆中抑塞無俚凄清激楚之情，罄寫之於詩」。著有《湘痕吟草》、《冰魂閣集》。除本書外，還輯有《隨園女弟子佚聞》二卷，俱於四十歲時完稿。

在清末民初，施淑儀屬於開風氣之先的女性。先是未出嫁前隨父親宦游湘中，家族中十餘輩人，她俱能以禮周旋。既而任校長之後，與同事和衷共濟，遇慶典登台演說，與師友、弟子詩詞往來。文采風流，揚挖風雅之盛況，令人刮目。正如其弟子所說：「我崇女界之有社會交際，先生首屈一指焉。」此外，施淑儀識見卓雅，有鮮明的教育主張。《啓》中說：「先生之教育於賢母良妻主義不甚措